

国 关 注

中医药可持续发展

日前,国务院发布《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坚持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充分发挥中医药作用。《意见》强调对中医药要“扶持和促进”,说明中医药事业发展正面临不少问题和困难,如中医药特色优势淡化,继承不够,创新不足,人才缺乏,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等等。本版关注野生中药资源破坏严重现象,以期引起人们对中医药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重视。

—— 编 者

专家连线

168 种药用植物濒危

张本刚(中国医科院药用植物所研究员)

每当一个物种热起来,将面临的 是灭顶之灾。比如贯叶连翘的提取物,被美国学者发现有治疗抑郁的作用。于是,许多国内的公司大量收购贯叶连翘出口,各地的农民都上山去挖。结果是,即使在河北安国这样大的药材交易集散地,好多药材都买不到了。药材的短缺,致使好多传统的药都没法做了。兰科植物石斛就是因人工栽培不成功,石斛夜光丸已经不再生产。某种药材资源越贵,对这种资源的破坏越严重,如此恶性循环,直至灭绝。被誉为“沙漠人参”的肉苁蓉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由于大量出口,在沙漠上出现了大量挖掘的身影。肉苁蓉寄生在红柳根部,药用是用根。于是,农民就到处找红柳挖,而红柳是一种防风固沙的植物。这样的结局是不仅无药可医,更付出了环境被破坏的代价。

我国是药用植物资源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近年来却因中药资源消耗巨大,导致一些重要的药用种质资源衰竭,丧失和生态平衡的失调。据统计,在我国处于濒危状态的近 3000 种植物中,用于中药或具有药用价值的约占 60%—70%。被列入中国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的药用植物已达 168 种。

据统计,中药年需求量已高达 70 万吨,而栽培药材仅占常用药材品种的 20%—30%。在《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第十届大会上,专门讨论通过了有关传统医药的决议,要对过度利用的物种采取有力的保护。

中药资源还能撑多久

陈其广(中医药事业国情调研组组长)

无数未曾成熟、药效物质还没有长成的中药材被硬性采摘;大量未经充分利用、还含有不少药用成分的中药材被生生丢弃……尽管我国中药资源现状不容乐观,但目前还存在着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中药资源还能撑多久?

我国中药出口中成药比例不足 30%,多以原料药材廉价卖出,而占世界中草药市场份额 90%的日本和韩国,其所用的中药原材料 80%都是从中国进口的。近年来大行其道的煎药机,其所煎出的药液肉眼即可看出比传统煎药法煎出的药液明显色浅。被煎药机抛弃的药渣中,至少还有 30%—50%的有效成分未被煎出。

不少生产企业为降低成本,致使所丢掉的药渣中还留有很多有效成分。还有不少企业对药材缺乏综合利用。如“金银花露”中,不具挥发成分的绿原酸等则被丢弃,而后者是制备双黄连、银黄等制剂的主要有效成分。据估计,一年造成的金银花浪费高达两万吨。

为此,中国应意识到资源的短缺;对中药的进出口应有战略眼光,主管部门要严格控制中药资源的开采量;根据稀缺程度,限制原料药材廉价出口;中药资源要先国内后国外;规范医生和患者合理使用中药;规范流通渠道,防止名贵中药的过度滥用。

“泡”在中药里的广州人

本报记者 邓 圩

“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给全家喝。”广州市民刘怡贤一早发了一大堆短信分别给亲友。方子是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钟嘉熙教授通过媒体发布的预防甲型 H1N1 流感的 12 味中药组方。

“看中医”、“食中药”,每天“泡”在中药里,就是洋溢传统味的现代广州人生活。没有人不知道陈李济、王老吉;家家厨房里至少都有只专用来煲老火靓汤的瓦煲。

据统计,2008 年广州各医院的门诊量中,有 40%是中医;被称为“南粤杏林第一家”的广东省中医院年门诊量多年居全国第一。

爱去看中医的广州人也爱问中医:“我煲点咩(什么)汤饮?”(广州话:我炖点儿什么汤好呢?)的确,广州人可以不吃饭,但绝对不能不喝汤,而且是分“寒热温平”的药膳汤。

“广州人都饮过凉茶!”将药性寒凉和能消解内热的中草药煎水作饮料喝,本是古代南迁中原人为了应付岭南瘴气的汤药,现在成了大众饮品。2006 年,凉茶登上国务院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2007 年,凉茶饮料取代可口可乐成为中国销量第一的软饮料。

广州“南药”名气响亮。迄今已有 408 年历史的陈李济乃是中国现存最老的中药企业,比同仁堂还早 69 年。中一药业 346 岁;敬修堂 219 岁;王老吉 179 岁……被称为岭南名药的追风透骨丸、乌鸡白凤丸等,至今是广州百姓药箱的压箱药。

“中医药是千百年来人与疾病斗争的智慧结晶。老百姓对中医药的厚爱,正是中医药的生命所在。”广州中医药大学首席教授周岱翰说。

救救野生中药材

本报记者 曹红涛

黑龙江林甸县是省级中草药种植基地县,出产 80 多种野生药材,盛产各种根茎药用植物,如防风、甘草、黄芩、龙胆、柴胡等。过去最高年产量达 400 多吨,在全国中药材市场上名号也是响当当的。但近年来当地野生药材资源的破坏触目惊心。

几场暖风过后,黑龙江林甸县花园乡火箭村那片草原绿意渐浓,不知名的各色小花星星点点散布其间。这片 2000 多亩的草原盛产防风、黄芩、龙胆等野生中药材。10 多年前,这片草原被县里划为野生中药材保护区。

村支书王君芝对这片草原再熟悉不过。不到两分钟,他就给记者找到了 4 棵药苗。“现在没人来采是因为还没到成熟季节”,王君芝说,“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打这些药的主意呢”。

盗采者成群结队

对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掠夺与保护,在火箭村正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

“最多时一天有三四拨人,少的一拨三四个,多的一拨有十多个。”王君芝说,盗采者白天不敢来,一般都是夜里来,他们不敢明火执仗,就把手电筒绑在药叉子头上,照定一株药苗,一铲子下去就是一棵。但是,他们从来不把刨起的土填回坑里,坑内残存的虚根在这种破坏性盗采之下,再没有重新生长的可能。

目前有 4 位村民负责看护这片草原。每年 6 月到 11 月的中药材成熟期,他们两人一组,昼夜轮替值守。他们枕戈待旦防备的盗贼,竟都是周边村子的村民。

为了这些药材,这些平日里的乡亲在夜色的掩盖中装作全不相识,展开了长年的正邪较量。

74 岁的林甸老中医王凤祥坐堂行医 50 年,对野生中药材的日渐匮乏,对盗采行为日趋严重,王老很痛心。“过去几服药就药到病除,现在可能十几服下去也不见效。”他分析,一个原因是人工种植的药材药力差,另一个原因是生长期不够长就挖出来的野生中药材,药效不够。“多年生的龙胆草能开 10 多个花,这一个花就是一年,一尝苦得要命,而现在用的也就是开两三个花,药效能一样吗?”

重点野生药材下降八成

林甸县是省级中草药种植基地县,出产 80 多种野生药材,盛产各种根茎药用植物,如防风、甘草、黄芩、龙胆、柴胡等。

过去最高年产量达 400 多吨,在全国中药材市场上名号也是响当当的。

但近年来当地野生中药材资源的滑坡触目惊心。2007 年全省重点野生药材物种勘察结果表明,该县防风、黄芩、龙胆等重点中药材蕴藏量,较 10 年前国家第三次中药材普查时下降了八至九成。

“那时每到收购季节,我们每周从火箭村、丰收村都能用大马车各拉一大车药回来,一车至少得有三四吨。”林甸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杜桂林自 1975 年开始就在国营药店工作,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县药材公司“良药满仓”的情景至今不忘。

但是进入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当地毁草开荒严重,野生中药材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另外,当地十年九旱,为了“农业损失副业补”,很多农民把野生中药材当增收渠道。加之“北药开发”近年来方兴未艾,药贩为争夺原料竞相高价收购,发生在林甸的破坏性、掠夺性开采也一发不可收。

杜桂林说,以往防风、黄芩、龙胆等都能收几十吨。现在这些品种都只有以前 1/10 的收购量,有的都构不成商品量。

不少中药材面临绝迹,只能当盆景欣赏。杜桂林单位院子里的玉竹就是一个例子。那是局里跑遍全县草原,找到的仅有的几十株。这味号称“山包米”的补药,以往年收购量少说也有三五吨。据他介绍,同样几乎绝迹的野生中药材,还有地丁、百合、巨麦等品种。

监管遭遇种种困境

面对日渐稀少的野生中药材,当地的监管部门却因人员经费不足、执法手段有限而心有余力不足;而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缺乏让保护更显乏力,甚至药材难免有被当成牧草收割的危险。

与黑龙江省其他 34 个野生中药材资源重点县一样,林甸县药监局门口挂着“野生药材资源保护站”的牌子,跟着有一个编制。林甸县目前有 3 个野生中药材保护区,共 10350 亩。而全县的草原面积共 160 万亩。如此大面积的监管如同“海里捞针”,总显得捉襟见肘。

人手不足,经费也缺乏。除人头费外,县药监局全年仅 8 万多元的办公费,用于野生中药材保护的财力自然少得可怜。



为了更有效保护野生中药材,2005 年,《黑龙江省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条例》修订后实施。该条例意图通过发放《采收证》、《野生药材收购许可证》、《野生药材运输证明》,实现从采挖“面上管”到收购、运输“点和线上管”的转变。但在实际运作中,“三证”发放打了不少折扣。

去年林甸县仅发放了 5 份收购许可证、2 份运输证明。收购许可证并未按要求注明“收购数量”;而 2 份运输证明共批准 4.5 吨药材,这与该县统计上来的 10 多吨的年商品量出入不小。

此外,缺乏中药材生产扶持资金也是一个原因。资金的缺乏,还让野生中药材有难免被农民错割的危险。农民采收草的季节约在 8 月底,而那时很多中药材的果实还未成熟(比如龙胆草要到 11 月才成熟),种子没落到地里,采草必然危及野生中药材的繁衍。

大庆华宇北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叶文玉也有同感。2006 年他到林甸开中草药饮片厂。由于原材料不足,产能下降到原来的 1/10。他认为,家种中药材不能满足生产需要。他不得不投下 100 多万元建野生中药材繁育基地,但搞驯化科研在技术上仍很吃力。叶文玉期待国家政策的更多关注。

记者调查

链 接

促进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加强对中药资源的保护,研究开发和合理利用。开展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加强中药资源监测和信息网络建设。保护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加快种质资源库建设,在药用野生动植物资源集中分布区建设保护区,建立一批繁育基地,加强珍稀濒危品种保护、繁育和替代品研究,促进资源恢复与增长。结合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地道药材良种繁育体系和中药材种植规范化、规模化生产基地,开展技术培训和示范推广。合理调控、依法监管中药原材料出口。

——摘自《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不吐不快

中药注射液

该不该停用

王君平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黄连、香丹、清开灵等一些批次注射液,因患者出现不良反应被先后紧急叫停。人们对中药注射液安全性的质疑再次浮出水面,有的医院为了避免再发生事故而停用中药注射液。

对于药品的安全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因此,有些患者和医院对中药注射液产生抵触情绪,情有可原。产生药物不良反应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方认为,中药注射液是对传统给药途径的彻底革命。出现安全问题,只是生产、流通、使用的过程中的问题,发展中的问题,走的是正道。而另一方认为,发展中药注射液,是把中药引入歧途,造成不良事件频发。中药给药途径是内服和外敷,而不能采用静脉注射的方法。

中药注射液,走的是正道还是误入歧途?

应该说,中药注射液是中药发展的一种有益的探索 and 尝试。我国中药从传统的汤、散、膏、贴、针等方式,逐渐向胶囊、丸剂、片剂、口服液、针剂等方面发展,我国中药产业在不断进步。统计资料显示,中药注射剂产业年销售额已经超过 200 亿元,每年有 4 亿人次使用中药注射剂。对待中药注射液,不可因噎废食,由于其存在不良反应和安全性问题就全面否定,全面禁止。不能像鲁迅先生批判的“孺头”那样,放着祖上遗留的大宅不敢住,而是放一把火烧掉。因中医药的存在,中华民族有了战胜疾病的“两手”,能够治疗很多西医西药不能治疗的疾病。如 2003 年,非典肆虐时,清开灵注射液就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近年发生的几起中药注射液事故中,并非中药的错。如刺五加注射液事件,是因运输存储不当的原因造成的;而茵栀黄注射液事件,是医生未按说明书的要求,过量使用所致,属于不合理用药;此外,人的个体差异也会造成一些过敏反应。将这些在生产、流通、使用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统统戴在“中药”头上。如此对中药一棍子打死的做法,是不合适的,有失公允。因此,对于发生事故的中药注射液,要认真地查找问题、堵塞漏洞、排除隐患,不要简单地全盘否定中药注射液。

对待中药注射液的问题,折射出人们对待中医药的发展方向问题。安于现状,固守传统,拒绝社会文明进步成果,只能是陷于封闭落后的境地。中医药的发展,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紧紧追随前沿科技,借鉴人类现代文明成果。只有保持开放的态度,插上现代科技的翅膀,古老的中医药才能开出新花,才能惠及整个人类。

上图:在安徽省亳州市中国(亳州)中药材交易中心大厅,中药材交易场面火爆。

(人民图片)

左图:在安徽省含山县一家中药房,小学生正在参观中药店,学认常见中药。

(人民图片)

本版责任编辑:李红梅
电话:(010)65368539
传真:(010)65368561